

智龕金石書畫論集

郭若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智龕金石書畫論集

郭若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智龕金石書畫論集 / 郭若愚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325-4591-9

I.智… II.郭… III.①金石-研究-文集②甲骨文-研究-文集③漢字-書法-研究-中國-古代-文集④中國畫-研究-中國-古代-文集
IV.K877-53②J21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29217 號

智龕金石書畫論集

郭若愚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6.75 插頁 8 字數 328,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4591-9

K·935 定價: 7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前 言

我是一個喜歡研究文物考古的人，在上海解放之前，我和幾個同道一起集會探討，很感興趣。解放後我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工作，後來調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61年文管會與上海博物館合署辦公，我就到上海博物館上班。1963年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主編輯陳凡先生來上海博物館組稿，館長介紹我為《藝林》撰稿。最初我的稿子是博物館經手交郵局寄送的，後來我投寄多了，就由我自己去郵局投寄。這時我每月寄兩篇稿子去香港，前後寄去有關篆刻的稿子五十多篇，竹刻的稿子五篇，研究八大山人的稿子十餘篇。陳凡先生對我的稿子很重視，將我的《八大山人世系考》在《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發表。後由臺北王方宇先生轉載編入中華叢書《八大山人論集》。王方宇先生說：“此文揭出八大山人在《八大人覺經》後的題字，是極重要之原始材料。所訂八大山人名字，與李旦、汪世清及葉葉所訂又不合。李旦說八大山人是“統”字輩；葉葉說是“中”字輩；此文中說是“議”字輩。

1983年，黃簡先生任香港《書譜》出版社執行編輯，（我和黃先生在上海時相識）我就將稿子投到《書譜》。（此時陳凡先生已離開《大公報·藝林》）黃先生對我的稿子十分歡迎，他在給我的信中說：“先生的稿子，都是上等一流的，盼今後常有惠賜。”又說：“先生之稿，實在精采，真不知篋中有多少寶藏也，羨煞人。”他還說：“老師的稿，實為海內外一流水準，極可讀，望先生今後經常惠賜，我想開一‘智龕專欄’，以期每期均能刊出。”他還說：“老師的稿，是我最愛讀的，故去年特闢一專欄，未知今後有否結集打算，嘉惠讀者。這樣一本書，必為傳世之作也。”《書譜》為我刊出的文章有《莫是龍雲間九峰硯》、《馬湘蘭硯》等有關名硯的七篇；《夔齋所藏缶廬印選》、《小石山房藏書印》等有关印章的稿子十篇，可是到了1989年《書譜》停刊了，我就另想別法，去研究古代錢幣。1987年開始，編輯《上海錢幣通訊》（雙月刊）報紙，共出四十期。

我在1980年離開上海博物館，有人要我去上海師範大學講授甲骨文字研究和古文字學。前後去了八年。在此期間我寫了一些有关甲骨文字的文章，在該學院的學報上發表。1997年2月，上海民盟出版的《上海盟訊》出版了《上海書畫專刊》，兩月出一期。我被邀為之寫稿，

記叙一些我接觸過的書畫名家。《書畫專刊》共出十六期停刊，而我依然接着寫稿，到了 2003 年已完成五十三篇，和我以前寫的這類文章湊成六十二篇，結集題名為《落英繽紛——師友憶念錄》。有一次，上海書畫出版社的茅子良先生來我家，見到此稿，他毫不猶豫地為我出版。2004 年我保存的《殷契拾掇》第三編的原稿，和以前出版的初編二編合集于 200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印刷精美，書品大方，我十分喜愛。

我早兩年覺得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已經兩次住進醫院。我將過去寫的文章，選其已發表過的和未發表過的結集為《所見名硯圖錄》和《金石書畫論集》兩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立翔先生，劉景雲先生，方偉攝影師和袁欣瑜小姐為此書出版都給予熱情的幫助，我在此均致以衷心的感謝！

郭若愚

2006 年 7 月 15 日

目 錄

前言	1
----------	---

甲 骨 文 字

釋詁	3
試論殷代簡冊的使用及其他	
——釋冊、扁、聿	8
殷代戰俘的形象研究	
——釋𠄎和𠄎甲	14
《卜辭通纂》第十九片卜辭新釋	
——糾正殷代武丁時期殺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的一件史實	23
商玉版干支表藝術書體之復原	26
甲骨文“𠄎”形析義	28
卜和兆的研究	
——釋不𠄎 𠄎	30
《殷契粹編》綴合例的勘誤及補充	35
戩壽堂所藏甲骨文字的校勘和綴合	39

銅 器 銘 文

德器益字探源	67
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記	70
丁卯斧辨偽	74

蔡侯劍	78
蔡公子果戈	81
從有關蔡侯的若干資料論壽縣蔡墓蔡器的年代	84
記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蔡墓出土的越王“者旨烏賜”戈	103
越王劍考釋	107

古器文字

漢司馬相如玉印	125
王僧虔及其文物	127
唐沙苑監之印銅章	131
南宋葉茂實墨	132
元末徐壽輝起義軍的銅印及其政權問題的探討	134
明正統十二年司設監太監陳蕪牙牌	147
陸子剛與水仙	149
湯鵬鐵書五字聯	152

書法繪畫

“鴨頭丸”新解	157
唐懷素《自叙帖》墨蹟收藏流傳考	161
《古詩四帖》墨蹟研究	169
海嶽庵研山圖	182
貫雲石法書	187
明末嘉興奇女子黃皆令	190
王鐸草書《魯齋歌》註釋	196
八大山人世系考	201
八大山人《鶴鶉詩》試釋	211
牛石慧是誰	214
高鳳翰指頭畫冊八幀	218
李鱣花卉十二幅	223
金農文物三事	228

包世臣《茶說》箋證	231
任熊水墨雜畫冊	235
趙之謙的藝術成就	241
趙之謙在江西致潘祖蔭三帖	248
趙之謙石井欄題字釋文	254
吳昌碩的缶	256

甲 骨 文 字

釋 𧈧

我屢次見到甲骨文裏的𧈧字，總覺得它應該是一個象形字，象一個什麼小動物。具體地說，象一隻蟲豸。

葉玉森以爲象蟬，他因此釋爲夏字；唐蘭以爲象龜，聯想到𧈧字，就釋爲秋字。

釋夏和秋似乎覺得很勉強，我覺得却象一隻蝗蟲，有觸角、身翼、肢足，一個蝗蟲的各部分都具備了。而且《鐵雲藏龜》153 頁 2 片有此字，象蝗之外，還特別刻劃出蝗的口器。

《說文》：“蝗、蠡也，从虫皇聲。”

《說文》：“蠡、蝗也，从𧈧冬聲。冬古文終字，蠡或从虫衆聲。”

據此，蝗和蠡在原來是同一意義的。段玉裁注：“𧈧部曰蠡，蝗也。是爲轉注。……於春秋爲蠡，今謂之蝗。按蠡蝗古今語也。”《說文校義》：“蝗、當作蠡也。”殷人見到一群群飛蝗，就造𧈧字，又因它是成群成隊的，就音爲衆。後來便發展爲形聲字𧈧，或𧈧（見《說文通訓定聲》）戰國及其以前是在𧈧上加終爲蠡，漢代以後又另用蝗字。《春秋》及《詩經》用蠡。所以我認爲𧈧字可釋爲蠡。

蠡字的引伸意義是災禍。《春秋·桓五年》：“秋、蠡”《穀梁》：“蟲災也”我國古代蟲害對於農業最有密切關係的便是蝗災，殷代的奴隸們對於這種成群結隊、到處吞噬農作物的飛蝗是十分恐懼的；殷王朝的奴隸主對它同樣是害怕的，占卜的史官也就把𧈧字刻上了甲骨版。

“……貞𧈧其至。”

“庚申卜，出貞：今歲，𧈧不至茲商？二月” 《甲骨文錄》687

這是祖庚祖甲時史官出貞卜的一片胛骨，在庚申那天正卜問蝗災的“其至”和“不至”，卜問的地點在商，時間在二月。

“庚午卜，貞：豕友亡𧈧呂南。七月” 《鄭二集》下 35.1

“冢藎稱至商。六月” 《甲骨文字》卷 2. 15. 8

(以上兩條郭沫若先生所增)

第一條卜辭是庚午那天卜問：“冢那地方沒有藎災嗎？”呂南據意推測，可能是蝗災向南延展。這條卜辭卜問的時間是七月。第二條卜辭是卜問藎至不至商，時間是六月。

“戊申卜，貞：藎……” 《殷契卜辭》592

“壬子卜，貞：□藎□” 《前編》6. 51. 3

“□卜，藎至。四月” 《前編》4. 5. 5

“庚戌卜，有藎……” 《甲骨文字》2. 18. 3

“今藎其有降𩇑。” 《甲骨文字》2. 26. 13

這幾條都是卜問有關藎的卜辭，因為有殘，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藎的意義，但如釋藎為蝗災，就都能讀通。如第五條說：“現在蝗災有沒有降到這裏的可能？”含義是很清楚的。

卜辭還有“告藎”的記載。“告”是祭名，是祭祀祖先庇佑，免除蝗災：

“□戌貞：其告藎於高祖夔。六□” 《粹編》2

“其告藎上甲。” 《粹編》4

“□□貞其告藎於夔，□牛。” 《粹編》14

“其告藎上甲，二牛、三牛、四牛。” 《粹編》88

“丁巳□，告藎□由令。七月” 《甲骨文字》2. 18. 2

告藎的祖先有“高祖夔”夔、及上甲，這是殷代的遠祖，亦就是威望較大的祖先。祭品用牛，有二、三、四頭。

蝗災一旦發生，又亟需灼龜卜問，

“……賓貞：唯今藎……” 《後編》下 12. 14

“唯今藎。唯今藎。於予，迭申素” 《粹編》1151

“唯藎令畢。唯□令田。” 《粹編》946

蝗災發生，殷人也採用一些撲滅的方法。如藎字似乎告訴我們他們已採用燒火滅蝗的辦法；“令畢”是採用網捕捉的方法。還有一些殘辭，含義也大致可以瞭解的：

“今蒐𧈧黍□……” 《粹編》878

𧈧字由四口組成，《說文》“𧈧，衆口也”正象蝗蟲成群結隊在吞噬農作物。黍是殷代常常種植的糧食，卜辭中屢見。

“□□卜，□□蒐□□至。四月” 《甲骨文字》2.18.4

郭沫若先生說：這辭該作“(干支)卜貞今蒐方其至 四月”，蒐方可以作為方國名。但如釋蒐為蝗災，也可通。

“庚午貞：蒐大箕於帝五豐臣血□，在且(祖)乙宗卜。” 《粹編》12

箕字从佳冉聲，擬為集字。那麼庚午這天貞卜的是說在“帝五豐”的地方(指五處地方)，都發生蝗災，因此在祖乙的宗廟裏卜問，還舉行祭典。

卜辭還有蒐字：

“己未宛蒐𧈧往自□圉。” 《後編》下 41.1

“……蒐𧈧𧈧自□六人。八月” 《卜辭》124

𧈧字郭沫若先生說：“𧈧字不識，他辭有‘虎𧈧羊災’一例(《鐵雲》271.2)虎羊當繫虎方(南宮中鼎)羊方(《前編》6.60.6)二國名。則𧈧當繫攻伐之意。‘𧈧□五人’要必為人禍。”(見《甲骨文字研究·釋蝕》)則𧈧為向蝗災攻伐，蒐為捕蝗之義。卜辭尚有𧈧、𧈧、𧈧等文。商承祚說：“𧈧字卜辭恒見。以文義釋之，亦是漁字，與魯同為變體。從八口皆象取魚之具。”以此類推，𧈧為捕鳥，𧈧為捕獸，蒐為捕蝗。

春秋時對於蝗災的記載，有文獻可徵了(并見《前漢書·五行志》)今錄之以為佐證：

“釐公十五年八月，蝻。”

“文公三年秋，雨蝻於宋。”

“文公八年十月，蝻。”

“宣公六年秋八月，蝻。”

“宣公十三年秋，蝻。”

“宣公十五年秋，螽。”

“襄公七年八月，螽。”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三年九月，螽。”

“哀公十三年十有二月，螽。”

《前漢書》蝗災的記載是：

“景帝中元三年秋，蝗。”

“武帝元光六年夏，蝗。”

“武帝元鼎五年秋，蝗。”

“武帝元封六年秋，蝗。”

“武帝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武帝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

《後漢書》蝗災的記載是：

“武帝建武四年，蝗。”《古今注》：“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

“武帝建武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

“武帝建和三十一年，郡國大蝗。”

“武帝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六大蝗。”

“明帝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

“明帝永平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

“安帝永初五年夏，九州蝗。”

“安帝永初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七年夏，蝗。”

“安帝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安帝元初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順帝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順帝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二年六月，京都蝗。”

“桓帝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

“獻帝建安二年五月，蝗。”

以上所錄各條，均經郭沫若先生校正。

〔作者附記〕 1947年夏季，我幸福地會見了郭沫若先生，向他學習殷契文字。郭先生誨人不倦，循循善誘，使我在短暫的時間裏，知道了一些甲骨文字的基本知識。我當時也學習了撰寫一些簡短的論文，請郭先生指正。郭先生除了為我校對甲骨圖版、查考原書以及修改文字以外，諄諄教導我做學問要實事求是，不能信口開河。嚴師的教言，雖然事隔三十餘年，還是清音在耳，銘記於心。

這篇短文是比較像樣的一篇，當時郭先生認為可備一說。今年（1979）夏季，我檢出原稿，見到了上面郭先生批改的字迹，使我感慨萬分。敬愛的郭沫若先生逝世已經一周年了。我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此篇作為附錄，藉以表達懷念之情。今將此篇先予發表，請求讀者指正。

（《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期）

試論殷代簡冊的使用及其他

——釋冊、扁、聿

我國古代在紙張發明及其普遍使用之前，當時的書寫圖籍、文字記載都使用簡冊。這是以竹木為材料，毛筆書寫。如果是官書文牘，還必須封以蠶印，以防開拆。這一事實，近年已由我國西北地區發現的大量簡牘實物資料所證實。但這些簡牘大都是漢魏時期遺物，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簡冊，以長沙仰天湖竹簡，河南信陽竹簡，湖北江陵望山竹簡，隨縣擂鼓墩大墓竹簡等，屬於戰國時期的實物。我國商周時期如何？因無實物可見，不得而知，或以為商代用龜甲，周代鑄刻金文，秦漢時期才使用簡牘，這樣說法是有其片面性的。王國維《簡牘檢畧考》云：“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我認為殷代已經使用簡冊，甲骨只是當時王室的占卜用具，雖然刻有文字，但并不能代表簡冊的使用。簡冊的使用情況，我們可以在甲骨文字中見到，現在試就手頭的資料，概述殷代簡冊的使用情況并釋甲文數字，以供參考。

(一) 冊

殷代甲骨文的“冊”字，有二種類型：

- | | | |
|----------------|------------|----------|
| 1. 冊 《乙》1712 | 冊 《鐵》165.3 | 冊 《粹》519 |
| 2. 冊 《前》7.25.3 | 冊 《粹》265 | |

按“冊”之形，《說文》：“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又《說文》謂“牒，札也。”“簡，牒也。”知札即是簡。“冊”之義，《說文》：“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說文解字部首訂》：“冊本簡編通名，而符命特以為專名者，與龠本竹樂通名，而經典言龠多是專名相同。”就是說“冊”即是簡編。冊或稱“策”，《儀禮·聘禮》卷二十四：“百名以上書於策。”賈公彥疏：“簡謂據一

片而言，策是編聯之稱。”在這裏甲文第一類“冊”字有豎簡三至五枚，有兩道橫綫編聯，左右對稱；第二類“冊”字有豎簡四枚，也有兩道橫綫編聯，其左右不對稱。這些簡冊的形制，與兩漢簡冊基本相同。

殷代甲骨文的“典”字，有三種類型：



《掇》450



《明》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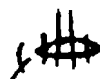
《後》1. 213



《後》2. 20. 7



《京都》1879



《甲》1374

《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論衡·量知篇》：“截竹為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甲文第一類“典”字兩手捧冊，字有簡繁；第二類“典”字兩手間有“二”符，手有順逆；第三類“典”字為一二兩類之簡省，省去典字左邊或右邊的“手”。《說文》指的“冊在丌上”之丌，可能是甲文兩手之形變。於此可知殷代簡冊也存在大小之分，“典”為大冊之稱。殷代帝乙祀譜於祭祀先公先王時有“工典”禮，這個“典”就是記載帝乙先世事迹的大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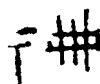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冊”字：



《甲》1342



《鄰》三下 38. 4



《誠》285

“冊”字從示從冊，或從示從典。《說文》所無。卜辭用法與冊同，擬為冊字或體。其卜辭如下：

1. “貞：車冊用，受祐？” 《京》4320

“車冊用？” 《誠》285

2. “車舊冊牢用王受祐？” 《人》1878

“□子卜，車舊冊用？” 《南明》625

甲骨文有“冊”字：



《前》4. 45. 1



《乙》3359



《鐵》176. 2